

近年新出历代碑志精选系列 主编 周俊杰

北魏元昭墓志

初拓本

薛海洋 陈辉 编



獨

秀

昂藏獨秀 若稷櫺之在中阜
嶽峯首峻 猶削城之居衆埠

本官持節兼散騎常侍北
箱行臺廵省州鎮式
獫狁懷仁鳥夷慕義
邊庭息羽檄之文上
國絕門侍郎司徒左
長史散騎常侍御史中
尉平南武帝登遐聖躬
晏駕遺勅無聞顧命
靡託君危定傾安全
社稷鳴騶天府直筆
百僚千城万爰發明
詔折土瀛墟胙召山河
樂城縣公食邑書本
將軍河南尹公如故
蹇悍當朝爭同王陵
野稱仁寓縣歌德是
日母后臨朝匡弼四
海時封爵君得之不
愜失亦無怨故州閭
服其廉鄉

近年新出历代碑志精选系列

主编 周俊杰

北魏元昭墓志

初拓本

薛海洋 陈辉 编



《元昭墓志》漫议

朱以撒

北朝人留下来的碑刻究竟有多少，恐怕没有人能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不断地出土，不断地增加库藏的数量，也就给了后来人越来越多的大饱眼福的机会，从而使今日书家效仿前人之作有了越来越多的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朝人以石料为载体，给后人留下如此深厚的遗产，尽管不全是以艺术的表现为出发点，今人依旧会在这些石刻面前陶醉。

在晚清的碑学潮流中，书法家们追攀高古，寻绎金石，开拓了一个新的效仿格局。北朝碑刻为人效仿，并且获得了一些定评，如《龙门二十品》等逐渐成为名碑，这也是碑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越来越多的北碑问世，且其中许多碑刻在技艺上、风格上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很鲜明的艺术特色，《元昭墓志》即是北朝碑刻的精美者。

《元昭墓志》的主人公元昭，字幼明，河南洛阳人，生于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公元四六三年），卒于孝明帝正光三年（公元五二二年），为文成帝之玄孙。该墓志铭刻于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五二四年）三月，高七十五厘米，宽七十九厘米，共三十六行，满行三十五字，楷书，有界格。

《元昭墓志》是一件品相清新、书刻俱优的佳作。首先，可以感受到的是书写者在完成这件字数繁多的铭文时，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细腻之情，具有高度的耐心和稳定的技巧，以至于首尾一致，毫不苟且，纵横有致，灿然而成，轨仪可范。书写如此精工，而镌刻同样细致入微，毫厘不爽，尤其是一些细微处，锋棱毕现，如弓之括，力至引满。精雕细琢而磨砉成器，宛如新制。其次是从此铭中的用笔可以看出书写者具有娴熟的用笔能力，字径虽小却能提按自如，起讫完好精细，尤其是字中撇捺之表现，有如凤翼开张，舒展大方且有力。此铭用笔为方，但不峻切锐利，方中带圆，既见筋骨气力又能婉转柔和。行笔为楷，楷中略带行书笔意，因而生机活泼。此铭气息可归属于雅，与用笔之功不可分割。再次可从结构探其匠心。《元昭墓志》结构宽博舒朗，给人一种清旷之美。通常，魏碑的雄强常体现在笔画的粗壮和粗壮笔画的绵密堆叠，形成质实。此铭文字结构留白多而见通畅，有宜实而不泥于实之妙。在纵横有序中，结构从容大方，字径虽小，结构却可见出大字气度。宋人张炎曾论书道：『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

晦昧。』《元昭墓志》则属前者，诚如清人贺贻孙解说的：『清空一气，揽之不碎，挥之不开，此化境也，然须厚养气始得，非浅薄者所能侥幸。』在结构持正的总框架下，书写者还是巧妙地根据字形的差异，或伸缩，或增删，或俯仰，使结构的重心有所调节，正中有偏颇，平中有起伏，整体如微澜荡漾，端庄中见奇态。最后，我们可以品味到的是《元昭墓志》的优雅格调。北朝碑刻多雄劲奇峭一脉，以至成为北碑的主要成分，甚至一提起北碑，就与雄强联系在一起。《元昭墓志》展示了北朝碑刻另一方面的美感，即优雅之美。元人顾瑛曾论说：『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物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而《元昭墓志》的书写，似不为物所役，方笔虽多，但不是使力刻意地表现书者心态，书写清洁爽朗、简净纯粹，不粗俗也不市俗，文人情调丝缕溢出，经得起把玩。

《元昭墓志》反映了北朝书法的成就之一，书写者的心态、技法的成熟，已经远离了那种率性任意、寥寥几笔的即兴，或者粗服乱头、狼藉不堪的信笔，其驾驭长篇的能力达到如此完善之境界，令人叹为观止！那么，《元昭墓志》的作者取法于何家笔法，又如何形成这样的面目呢？我们已经难以确指。因为缺乏创作链是北朝碑刻的一个明显特点，使得师承、传递都成为一个难解之谜。面对民间书手众多，书法作品如同浩瀚大海的事实，我们只能感叹古人非凡的书法功力和高雅的审美情趣！

《元昭墓志》出土于民国年间，一九三七年拓本为开封著名书家武慕姚（一九〇〇—一九八二）先生购得，并欣然题跋曰：『此石已佚，拓本至不易得，丁丑上元后五日以一金收之，可喜也。』该拓本武慕姚先生多年来较少示人，亦一直未出版过单帖，故世人多不识之，更难窥其全貌。武慕姚先生仙逝后，该拓本近年转由郑州王顺喜先生收藏，得以识见者均为其书法艺术魅力所陶醉，赞为魏碑神品。今河南美术出版社特将其列入《近年新出历代碑志精选系列》出版，所刊局部均为原大，以飨读者，亦诚可喜也。

（本文作者为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元昭墓志

此石已佚拓本不易得丁丑元後五日一食收之可喜也 謹此飛記於此恒之緡墨軒東室

魏故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元昭墓誌銘
 君諱昭字多明河南洛陽人也昭成皇帝之玄孫使持節征西大將軍定州刺史常山簡
 王第三子資靈斗極之館挺質相陽之臺慶應神緒作範兩儀冲性自天霜情孤立昂藏獨
 秀若樞極之在中皇嶽蓋自峻猶削城之居眾埠器宇崇邁万頃無召同其量雅志淵凝初
 九詎能其趣遊神冲秘之典拱默絕望之墳思存視掌領括幽微識揔指途並馳孔孟
 孝文皇帝即位舉司州茂才王振天京金聲帝邑太和奉中賞昂出園遊旌松士召君榮量
 淵華委召繡衣之任俄遷為主文中散殿中郎中非其情願聊從容自得尋除負外散騎常
 侍尚書右丞兼宗正少卿尚書左丞加平遠將軍直總二轄肅穆御軒規連矩濁端右管氣
 臥肅之威寶慙今日至性自忠孝深難測永平三年中丁太妃憂泣血苫蘆遂蒙罪塞之
 疾故天縱之斯患漸損自皇舉南從帝宅崧洛北朔沙著間道稍迴即日名入面奉帝勅召
 翁忠果夙彰威惠早著服內屈前北補大使與請懇愨泣盡繼血辭不獲免割哀後權詔召
 本官持節兼散騎常侍北補行臺巡省州鎮式將皇風宣融帝訓澤等春陽恩同造化遂使
 猥狃懷仁鳥夷慕義邊庭息羽檄之文上國絕涇陽之慮此君之略也旋軫未幾除給事黃
 門侍郎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平南將軍侍中撫軍將軍領崇訓太僕于時
 武帝登遐聖躬晏駕遺勅無間顧命廉託君明眸在官張膽莅事効等劉章勳齊平勃扶
 危定傾安全社稷鳴騶天府直筆節僚千城万司莫不鍛手二鮑兩傳事絕言次有功必錄
 爰發明詔析土瀛壖昨召山河樂城縣公食邑千五百戶丹書鐵券藏之宗廟入除度支尚
 書本將軍河南尹公如故塞憚當朝爭同王陵譚言之直禮讓經事義兼蕭何子民之惠京
 野稱仁寓縣歌德是日母后臨朝臣野四海時緡紳嫉君能衣冠始君美遂萋其交搆反君
 封爵君得之不悟失亦無怨故州閣服其廉鄉黨懷其義矣后召岐成帝宅世号國門秦得
 百二威隆四海無德弗居非親莫守故詔司徒公胡國珍為雍州刺史珍即后之兄也珍乃
 言曰臣既老矣請避賢路遂舉君為散騎常侍本將軍雍州刺史三讓皇朝固辭弗免其訓
 俗禮民之教若濛雨之滂春萌窮野塞暴之政猶洪飈之墜零璋首尾三周効跨齊魯徵入
 為鎮西將軍七兵尚書旋京首途之際整婦解夫挾輪把軸昔周旦之出東都裁得為喻焉
 又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殿中尚書首旦入朝必盡康國之恩曰返還第即安琴書之趣妙
 想浩然神志不羣勢括雲松氣籠風月天不弔善風患增劇春秋有六十一正光三年歲次折
 木之津二月癸亥朔廿二日甲申酉時薨於其第皇帝召逸翹顏霄崇峯落刃非唯黔首
 靡憑信亦星道無託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
 召章夙効五季歲在甲辰三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空於洛陽之西陵澗湖之東天遙地杳
 去而無返刊德音於泉石傳無朽於終古乃作銘曰
 陽臺結慶斗館降靈唯神之社哲人是生冲襟天府毅志淵情凝為物軌動必世經經世伊
 何唯政是匡緝熙以緒撥亂軋綱令問不顯德音孔章明均其曰均其光識洞金經書無
 隱逸翠藻星羅瓊文鏤質靈思無窮神機靡匹嗟乎才難古今唯一昊天不弔識此良人如
 可贖予人百其身芒芒宿草悠悠青春徽章曰遠玉質長淪曾祖兜使持節撫軍征南大
 將軍右丞相常山王 曾祖親太妃劉氏 祖連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
 內都坐大官羽真統万突鎮都大將軍常山王 謚曰康 祖親太妃赫連氏 親太妃宇文氏

北魏元昭墓志

魏故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元公墓誌銘

君諱昭字幼明河南洛陽人也 昭成皇帝之玄孫使持節征西大將軍定州刺史常山簡王第三子資靈斗極之館挺質柵陽之臺慶應神緒作範兩儀冲性自天霜情孤立昂藏獨秀若樞機之在中嶽欽崑自峻猶削賊之居衆埠器宇崇遙万頃無以同其量雅志淵凝初九詎能竝其趣遊神冲秘之典拱默絕望之墳思存視掌領括幽微識摠指途竝駟孔孟孝文皇帝即位舉司州茂才王振天京金聲帝邑太和季中賁帛業園遊旌招士以君策量淵華委以繡衣之任俄遷爲主文中散殿中郎中非其情願聊從容自得尋除員外散騎常侍尚書右丞兼宗正少卿尚書左丞加平遠將軍直繩二轄肅穆卿軒規違矩濁端右聳氣卧虎之威實慙今日至性自忠孝深難測永平三年中丁 太妃憂泣血苔蘆遂縈胸塞之疾故天縱之斯患漸損自皇輦南徙帝宅崧洛北朔沙蕃聞道稍迴即日召入面奉帝勅以翁忠果夙彰威惠早著服内屈翁北菑大使哭請慙慙泣盡繼血辭不獲免割哀從權詔以本官持節兼散騎常侍北菑行臺巡省州鎮式獎皇風宣融帝訓澤等春陽恩同造化遂使獫狁懷仁鳥夷慕義邊庭息羽檄之文上國絕涇陽之慮此君之略也旋軫未幾除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平南將軍侍中撫軍將軍領崇訓太僕于時武帝登遐 聖躬晏駕遺勅無聞顧命靡託君明眸在官張膽莅事効等劉章勳齊平勃扶危定傾安全社稷鳴騶天府直筆百僚千城万司莫不斂手二鮑兩傅事絕言次有功必錄爰發明詔拊土瀛墟胙以山河樂城縣公食邑千五百户丹書鐵券藏之宗廟又除度支尚書本將軍河南尹公如故蹇愕當朝爭同王陵讜言之直禮讓經事義兼簫何子民之惠京野稱仁寓縣歌德是日母后臨朝匡弼四海時縉紳嫉君能衣冠妬君美遂萋菲交構收君封爵君得之不愜失亦無怨故州間服其廉鄉黨懷其義矣后以岐成帝宅世号國門秦得百二威隆四海無德弗居非親莫守故詔司徒公胡國珍爲雍州刺史珍即后之父也珍乃言曰臣既老矣請避賢路遂舉君爲散騎常侍本將軍雍州刺史三讓皇朝固辭弗免其訓俗禮民之教若濛雨之濟春萌窮奸塞暴之政猶洪飈之墜零擗首尾三周効跨齊魯徵入

爲鎮西將軍七兵尚書旋京首途之際嫠婦鰥夫挾輪抱軸昔周旦之出東都裁得爲喻焉又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殿中尚書首旦入朝必盡康國之思日夜還第即安琴書之趣妙想浩然神志不群勢括雲松氣籠風月天不弔善夙患增劇春秋有六十正光三年歲次枳木之津二月癸亥朔廿二日甲申酉時薨於其第 皇帝以逸翮頽霄崇峰落刃非唯黔首靡憑信亦皇道無託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以彰夙効五年歲在甲辰三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窆於洛陽之西陵漣澗之東天遙地永去而無返刊德音於泉石傳無朽於終古乃作銘曰

陽臺緒慶斗館降靈唯神之祉哲人是生冲襟天府叡志淵情凝爲物軌動必世經經世伊何唯政是匡緝熙坤緒撥亂乾綱令問丕顯德音孔章明均其日日均其光識洞金經書無隱逸翠藻星羅瓊文鏤質靈思無窮神機靡匹嗟乎才難古今唯一昊天不弔殲此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芒芒宿草悠悠青春徽章日遠玉質長淪 曾祖兜使持節撫軍征南大將軍右丞相常山王 曾祖親太妃劉氏 祖連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都督河西諸軍事内都坐大官羽真統万突鎮都大將常山王謚曰康 祖親太妃赫連氏 親太妃宇文氏

魏故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君諱昭字彥明河南洛陽人也昭成皇
 王第三子資靈斗極之館挺質相陽之臺
 秀若棋檣之在中皐嶽峯自峻猶削城之
 九詎能竝其趣遊神冲秘之典拱默絕望
 孝文皇帝即位舉司州茂才王振天京金
 淵華委召繡衣之任俄遷為主文中散殿
 侍尚書右丞兼宗正少卿尚書左丞加平
 臥肅之威實慙今日至性自忠孝深難測
 疾故天縱之斯患漸損自皇輦南從帝宅
 翁忠果夙彰威惠早著服為屈翁北箱大

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先公墓誌
 皇帝之玄孫使持節征西大將軍定州刺史
 臺慶應神緒作範兩儀冲性自天霜情孤
 之居眾埠器宇崇遙万頃無已同其量雅
 望之墳思存視掌領括幽微識揔指途竝
 金聲帝邑太和季中賁帛業園遊旌松士
 殿中郎中非其情巔聊從容自得尋除真
 平遠將軍直繩二轄肅穆卿軒規連矩濁
 測永平三年中丁太妃憂泣血苫蘆遂
 宅崧洛北朔沙蕃聞道稍迴即日名入面
 大吏與請懇慙泣盡繼血辭不獲免刻哀

書左僕射冀州刺史先公墓誌銘

常山蘭

緒作範兩儀冲性自天霜情孤立昂藏獨

器宇崇遙万頃無已同其量雅志淵凝初

存視掌領括幽微識揔指途竝馳孔孟

太和季中賁帛业園遊旌松士召君策量

非其情巔聊從容自得尋除真外散騎常

直繩二轄肅穆卿軒規連矩濁端右管氣

季中丁太妃憂泣血苦蘆遂縈匄塞之

朔沙蕃聞道稍迴即日名入面奉帝勅已

慤慤泣盡繼血辭不獲免剖哀之藿詔召

翁忠果夙彰威惠早著服內屈翁北箱大
 本官持節兼散騎常侍北箱行臺巡省州鎮
 猥狃懷仁鳥夷慕義邊庭息羽檄之文上
 門侍郎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御史中尉
 武帝登遐聖躬晏駕遺勅無聞顧命靡託
 危定傾安全社稷鳴騶天府直筆百僚千
 爰發明詔折土瀛墟胙召山河樂城縣公
 書本將軍河南尹公如故蹇悍當朝爭同
 野稱仁寓縣歌德是日母后臨朝匡弼四
 封爵君得之不悖失亦無怨故州閭服其

大使與請懇懃泣盡繼血辭不獲免割哀
州鎮式將皇風宣融帝訓澤等春陽恩同
上國絕沅陽之慮此君之略也旋軫未幾
尉平南將軍侍中撫軍將軍領崇訓太僕
靡託君明眸在官張膽莅事效等劉章勲
千城萬司莫不鋟手二鮑兩傅事絕言次
公食邑千五百戶丹書鐵券藏之宗廟又
同王陵諱言之直禮讓經事義兼簫何子
四海時縉紳嫉君能衣冠妬君美遂萋菲
其廉鄉黨懷其義矣后呂岐咸帝宅世号
詔司走公胡國今為淮州刺史今即台之

愬勤泣盡繼五辭不獲免割哀從權詔召
皇風宣融帝訓澤等春陽恩同造化遂使
陽之慮此君之略也旋軫未幾除給事黃
軍侍中撫軍將軍領崇訓太僕于時
昨在官張膽莅事効等劉章勲齊平勃扶
莫不斂手二鮑兩傅事絕言次有功必錄
五百戶丹書鐵券藏之宗廟又除度支尚
言之直禮讓經事義兼簫何子民之惠京
紳嫉君能衣冠妬君美遂萋菲交搆收君
懷其義矣后呂岐咸帝宅世号國門秦得
朝國今為淮州刺史今即后上之全

封爵君得之不悖失亦無怨故州閭服其
百二威隆四海無德弗居非親莫守故詔司
言曰臣既老矣請避賢路遂舉君為散騎常
俗禮民之教若濛雨之濟春萌窮姦塞暴
為鎮西將軍七兵尚書旋京首途之際暫
又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殿中尚書首旦
想浩然神志不羣勢括雲松氣籠風月天
木之津二月癸亥朔廿二日甲申酉時薨
靡憑信亦皇道無託追贈使持節散騎常
召章夙効五季歲在甲辰三月辛亥朔十

服其廉鄉黨懷其義矣后呂岐咸帝宅世
故詔司徒公胡國珍為雍州刺史珍即后
散騎常侍本將軍雍州刺史三讓皇朝固
塞暴之政猶洪飈之墜零擗首尾三周効
際螭婦儼夫挾輪抱軸昔周旦之出東都
首旦入朝必盡康國之恩曰文還第即安
月天不弔善風患增劇春秋有六寸正光
時薨於其第皇帝已逸翽頽霄宗峯落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
卿十一日辛酉窆於洛陽之西陵湮澗之
冬古乃作詔曰

懷其義矣。后吕岐咸帝宅世号國門秦得
胡國珍為雍州刺史。珍即后之父也。珍乃
將軍雍州刺史。三讓皇朝固辭。弗免其訓。
洪飈之墜零。擢首尾三周。効跨齊魯。徵入
挾輪抱軸。昔周旦之出東都。裁得為喻焉。
盡康國之恩。曰交還第。即安琴書之趣。妙
風患增劇。春秋有六寸。正光三季。歲次折
皇帝。召逸翽。頽霄崇峯。落刃非唯黔首。
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
西窆於洛陽之西陵。湮澗之東。天遙地永。

木之津二月癸亥朔廿二日甲申酉時薨
靡憑信亦皇道無託追贈使持節散騎常
召章夙効五季歲在甲辰三月辛亥朔十
去而無返刊德音於泉石傳無朽於終古
陽臺緒慶斗館降靈唯神之祉哲人是生
何唯政是匡緝熙以緒撥亂乾綱令問丕
隱逸翠藻星羅瓊文鏤質靈思無窮神機
可贖予人百其身芒芒宿草悠悠青春徽
將軍右丞相常山王曾祖親太妃劉氏
內都坐大官羽真統万突鎮都大將常山

酉時薨於其第。皇帝召逸、駙、顏、霄、宗、峯、
 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
 丞朔十一日辛酉窆於洛陽之西陵湮澗
 於終古乃作銘曰
 人是生冲襟天府轂志淵情凝為物軌動
 令問丕顯德音孔章明均其曰曰均其光
 窮神機靡匹嗟乎才難古今唯一昊天不
 青春徽章日遠玉質長淪曾祖兜使持
 妃劉氏祖連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都
 將常山王謚曰康祖親太妃赫連氏